

淳熙本文選

和
337
20

16
337
20



388
05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三 謝安 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實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謝安

謝安

謝安

門 16
號 337
卷 20

二九二

欽定

欽定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胡氏

廣城

支那
錢所

彭
崇
善

哀下

文林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刊
290
20

東
漢
書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揔其名曰大行皇帝行切下孟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軼 龍軼 綉容翟結駟 龍軼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軼軸也軸狀如轉駟刻兩頭為軼狀如長牀穿枅前後著金而開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枅餘征切韓詩纒

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輶車曰綉甫物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勤面績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駟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駟兩駟皇塗昭列神路幽

嚴 皇塗古制故曰昭列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周禮曰喪神路凶飾故曰幽嚴 皇塗昭列神路幽

淪徂音乎珩 珩 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縷縫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輶車辭祖禰也 飾遺儀於組旒

悲黼筵之移御痛翬綸 翬 周禮曰大朝音居瑀音禹 悲黼筵之移御痛翬綸 招之重晦 周禮曰大朝

撤奠殯階 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

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乃命史臣

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言於晉

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

憑應而圓精初鑠方祗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

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

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

郭璞方言注云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昭哉世族祥發慶

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膺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

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祕儀景胄圖

光玉繩祕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昌暉在

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

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

進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

上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

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藻鄭玄毛詩箋曰蘋

之言賓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

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

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也亦既有行

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

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素章增絢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毛詩曰象服

乎馬融曰絢文貌也觀維則是宜又曰言

觀其旂又曰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

柔嘉維則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

于虞只其心方江沚漢載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

塞淵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求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泚也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用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集寶命仰陟天機 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璿璣與機同也

釋位公 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

宮登曜紫闈 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室禮記曰明帝苦寒行曰修德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 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

夫之母曰姑尚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 毛詩曰歸寧父母毛

書曰允迪厥德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毛詩序曰關

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發音在詠動** 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班婕妤

容成紀 周語伶州鳩曰諫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

宣房樂韶理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后

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今樂家五日一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韓詩曰淑女奉順

習樂為理樂也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 尚書曰

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 **下節震騰上清眺側** 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

天無遠弗届卞蘭太子頌表曰道 **有來斯雍無思** 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

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

眾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

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

冢峯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

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懦行遲貌 **謂道輔仁司化莫**

不極 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 **象物方臻眡** 視

侵告沴 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晰之逝切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冲思玄賦

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

象物方臻眡 **侵告沴** 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晰之逝切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冲思玄賦

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

象物方臻眡 **侵告沴** 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既侵鄭方曰侵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診臨蓋不

和意也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惟融蘭殿長陰椒塗

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

取温煖除惡氣也戒涼在肆弋抄秋即窆夕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

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殯瘞也楚辭曰靚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左氏

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杜預曰窳厚也安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窳之倫切霜夜流唱曉月

升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八神警引五輅遷

迹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躬麟而嗷嗷儲嗣哀

哀列辟嗷嗷已見上文毛詩曰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劉

駭方根賦曰致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

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南背國門北首

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僕

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

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

蓋漂以連翩素減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

軒猶素車也楚辭曰造旬始邑野淪藹戎夏悲謹

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謹廣來芳可述

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引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

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

秋九月朔日

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

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

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士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

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

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

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諡故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帟舒阜玄堂啓扉張協漢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呂司徒誄曰俎徹三獻筵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

卷六衣

杜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

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駸馬輅而撫心

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

信之莫臨

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身隔兩

赴時無二展

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旋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

詔左言光敷聖善

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

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晉主夏

盟為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

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曾

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今王翁鄭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爰定厥祥徽音

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光華沼沚榮曜中谷詩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敬始紘紼教先種稷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紘紼

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

人出種稷之種而獻於王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也韜光謂封

女馨芬於蘭茝賢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也韜光謂封

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于寶晉紀文帝遺吳主書曰韜

神光福德久勞于外毛詩于佐求賢在謁無詖毛詩序曰卷耳后

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于佐求賢在謁無詖如之志也又當輔

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傷賦曰顧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傷賦曰顧

女史而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

問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

揔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十亂斯俟四

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十亂斯俟四

教罔忒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

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

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

教廣雅曰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

忒差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

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

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麻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

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家臻寶業

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壽宮寂遠清廟

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

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缺

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陰德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

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

好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璋瓚奚獻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璋瓚奚獻

禕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裸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禮

裸鄭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璋瓚酌亞裸禕褕已見

上文馮相告侵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侵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貽厥遠圖末命

是將謂顧命令附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引敞豐沛喻

勸曰將大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宙之引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陳象設

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顛頊與九嬪葬焉

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陳象設

於園寢兮映輿鏤

犯於松楸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

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

斷曰金鏤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望承明而不

入兮度清洛而南遊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繼入之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

池綽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

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

爪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

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

造舟為梁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

南都賦曰

於蘋蘩兮終配祗而表命

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

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蘩已見上文漢書慕方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

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

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

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

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

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變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

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漢書太原郡 其先出

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

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建國命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

號字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

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孔叢子

有儀公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

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遽伯玉之行也孫

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遂考覽六

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周流華夏隨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時纓綉之徒紳佩之士禮記

事父母冠綉纓鄭玄曰綉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覈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

於景聲之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

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蒙袪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漢書

傳曰王根輔政 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辟猶召也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

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

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

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有二毛萇詩傳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

也年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

其永懷毛萇詩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

傳曰寘置也傳曰寘置也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

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今其如何而闕斯禮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

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純懿淑靈受之

自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

今而後知泰山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

為高海淵之為大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匪惟撫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

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術之略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毛詩曰三事大夫

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言有召貢者委弃而辭之范曄

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 **降年不永民斯悲悼** 尚書祖乙曰降

爰勒茲銘摘其光耀 韋昭漢書注曰摘布也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

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 **含元精之和**

應期運之數 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典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 **兼資九德摠**

脩百行 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

焉善誘善道守仁而愛人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 論語曰老者

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

經曰進退可度 **不傲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論語子貢曰惡

訐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四為郡功曹**

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

一年德務中庸教敷不肅 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

教不肅而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

靜也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

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周易曰君子見機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亡

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

何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

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

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

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

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

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引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

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每在衮職羣寮賀之衮職謂三

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故時人高其德

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中

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

命時服素棺擲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

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禮記曰內

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

大將軍弔祠錫以

嘉謚范曄後漢書曰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

之純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又鉤命決曰

考靈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

曜天不愁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

屏予一人梁崩折晏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以在位梁崩折晏于時靡憲手曳杖逍遙於門歌

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

有儒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

世之才

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

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

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

總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

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

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

鮮能及之重用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

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乃作銘曰

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

乃作銘曰

乃作銘曰

乃作銘曰

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

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圯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

將圯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

也亂時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

褚淵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

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

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所以子產云亡宣丘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

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

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

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

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

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

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

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

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

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

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

人博聞廣見魏晉以降弈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魏

聰明智達也

代

代

代

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字季德合當時行比州壤

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

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時莊子曰行比一鄉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深識毛詩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

而形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

猶虛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

也 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籠

婉而 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公稟川嶽之靈

成章 歆穆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暉含璋璋而挺曜

凝英華外發

是以仁經義緯

敦穆於閨庭

金聲玉振

寥亮於區寓

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

已見上文 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

孝敬淳深率由斯至

成孝敬表宏竹林名士傳曰山

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

常盡歡朝夕人無間言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逍遙乎文雅之囿

翔翔乎禮樂之場

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

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已

用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

宗少遊汝南先過表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

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

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

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顛綜覈名實風俗

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也神明者以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

表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老延

述行賦曰皇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

家赫而天居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平陵決錄曰

與言復尚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女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

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

同輩朝笑焉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

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

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

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

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當世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

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

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

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

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

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

書曰陸賈遊漢庭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

公卿間名聲籍甚

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有識留感行路傷情譚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司鐸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曰闋終也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

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効一官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

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

那叔儀寵傾後官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貯遇者莫

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

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出為司

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

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

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

要復存於茲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泰始之初入為侍中裴子野

壽寂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宋略曰曾不移朔遷吏部

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

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

賊屯鵲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

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途答賓戲曰王途元戎啓行衣冠未

緝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

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

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策曰前將軍鄧制勝既遠涇渭斯

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賞不

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績簡帝心聲敷

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事寧領太子右

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

事寧領太子右

事寧領太子右

事寧領太子右

事寧領太子右

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

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零都縣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零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

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以梁乏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

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

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丘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可

受請寢丘與周禮曰畝百為夫夫所受田邑不盈百井

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

方一里

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

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緝熙文王之

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

又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內史武帝

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

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鄭方曰商邑之禮俗翼翼吳興襟帶實惟股肱李尤有函

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谷關銘曰

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頻作二守並加蟬冕

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政以

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

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

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

曰太宗明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

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

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

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厥孫

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蘧伯玉之行也

引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

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

事居忠貞允亮

太宗明帝左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

毛詩小雅文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百

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

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亦猶孟軻致欣

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

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羊舌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

至

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

為為之魯侯垂式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

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存公忘私方進明準

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

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

爰降詔書

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

己引化

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

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引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窳神器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王幼時屯遂舉

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

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

校尉張荀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

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

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

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左氏傳

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鼓棹則滄波振蕩建

旗則日月蔽虧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

虛賦曰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

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誅曰矯矯元鳴控弦於宗稷流鋒

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

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雖英宰臨戎元渠時

象魏五等論曰鋒鏑流乎絳闕而餘黨

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

寔繁宮廟憂逼餘黨謂杜公乃揔熊羆之士不貳心

墨蠡也

乙王重刊

正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國

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

并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墜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

公之翼佐太祖齊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左氏

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以靜

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劔二十

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

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雖事

緣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

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趣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

顏丁之合禮二

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

從而弗及鄭方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

去嗣王荒怠於天位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

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疆臣憑陵於荆楚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

傳鄭王子伯駢曰廢昏繼統之功龍亂寧民之德

今楚憑陵我城郭廢昏繼統之功龍亂寧民之德

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

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表繫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

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

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

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

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潘岳賈充謀曰使雖無受服

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

戎有受服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

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

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兼授衛軍

戎政輯睦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

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淮字仲

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孫

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運

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正徽猷引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允

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

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

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

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

自非坦

懷至公永鑒崇替

國語藍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

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

左氏傳曰楚屈建語

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

立蓋終言之寅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大啓南康爰登中鈔時膺土宇

固辭邦教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

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鈔鄭方曰金鈔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方尚書注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

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

掌邦治鄭方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雖秩輕於衮

司而任隆於百辟

衮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

暫遂冲旨改授朝端

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邇無異言遠無異

望

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

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

和邦國鄭方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

不義之刑三曰不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故能騁

績康衢延慈哲后

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義在資敬

情同布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

出陪鑾躅

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

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

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踈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雜書零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

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雅

之祕寶然野當為杼古序字也是圖緯故曰餐養美也

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

曰左披文以講話講六藝之宏參以酒德閒以琴心晉書

敦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有酒德頌列仙傳曰

涓子作琴心三篇暖有餘暉遙然留想暖溫貌莊子曰

流想所慮者深也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

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肅肅焉穆穆焉爾雅

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穆肅肅焉穆穆焉曰穆

敬也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

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

族也故一事之惟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

其所在則致死矣太祖升遐綢繆遺寄祖崩遺詔以淵錄

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

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

翼曰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為教為太宰擇楚

國之令典東京賦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

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曰舜舉八元布

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

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卿禮

秩曰諸公給虎賁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三十人持劍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蒯曰事有其物

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位尊而

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位尊而

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

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

申超世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

之美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子

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景命

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景命

不永大漸彌留

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

幾病日臻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

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

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

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

而往遂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

於薨之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

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

邪韓詩外傳曰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恆巨動

趨車馳馬也

於下鄭玄禮記注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萬

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追贈太

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

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莊子曰夫

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虛己以遊當世

不能擾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

孰能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

害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

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然

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

孔子歌曰優哉經始圖終式免祗悔潘岳家風詩曰經

游哉聊以卒歲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

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

土以品庶類者也

六百六十五

五十八

十五

緒蒼卻敬書曰至理深矣非言象所喻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

暉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也楚辭曰路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

輿人誦之曰子產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

若死其誰嗣之禮記惇鼎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方高山而仰止刊石

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

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水德故

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

制度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

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服肱臣也天璽璿曜踵武前王君

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

璽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與

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欽若元輔躰微知章言臣能敬順

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承

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永

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仁洽兼濟

愛深善誘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觀海齊量登

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海賦曰爾其大

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麗迤莊子老聃曰至人

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

後知泰山之為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

高海淵之為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

武公諫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內

謨帷幄外曜台階

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

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

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公上應三台遠無

不肅邇無不懷

阮嗣宗勸晉王賤曰遠無不聽遠無不服

肅如風之偃如樂之諧

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我帝典緝

彼民黎

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率禮蹈謙諒實身幹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

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

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跡屈朱軒志隆衡館

流文亦霧散

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高構云頽

梁陰載缺

並見上文德猷靡嗣儀形長遞

體也鄭玄春秋

德猷也儀形容儀形怛悵餘徽鏘洋遺烈

彌新用而不竭

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

文選卷第五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
斗數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棲

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

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

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

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魯語曰孔子觀於

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漢書枚乘上書吳

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丘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仰

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與勾愚切仰

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耶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

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

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

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

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

杜口毗邪以通得

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

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

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

子曰言者所以在意然語彛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也得意而忘言也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

曰我不知彛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

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

爻之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

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

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文也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言之不可

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皆藉言明之不

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

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交六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繫繫辭也因文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文繫之所

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

筌捕魚之筌莊子以之喻言大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

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

岸矣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

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

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

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

盤為彼岸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引六度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引六度以明有僧釋肇

而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乖無言無不

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

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引時務瑞應經曰行六

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

禪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

也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

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

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不

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

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妙法蓮華

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

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

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住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

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

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

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

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

故無來而不應兮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斯對而無不

何適莫之足嬰周也勝鬘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

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摩經序曰真權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維摩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祉羽也是以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

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

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

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

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

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

大人左氏傳曰會

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

僧肇論曰騁

于洮謀王室也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行此言乘五乘一人

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

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

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眾聖

之夷塗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於是方關幽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捷感而遂通

方關幽捷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

幽關忽其離捷方風暖以雲頹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

於遙源濬波酌而不竭焉而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

此所由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者捨則增愛非為實

也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爲不捨以
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
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爲之爲也天
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
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
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唱無緣之慈
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緣則慈無
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
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
慈思益演安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
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
無得而得斯爲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爲真明矣演真明
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真照理
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導亡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以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

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
內無機照之勤辨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
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爲塵一時義遠矣能事
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然
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
阿利羅拔提河邊婆娑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
沙河一名金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
物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
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不可言
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
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之靈無歇大矣哉

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樓連大千者謂

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

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無欲僧肇維摩經注

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

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槃經曰佛以

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

盤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

涅槃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

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

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

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孔安

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宏

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

論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

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

目

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止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

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

之過是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 摩訶摩耶經曰正法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與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

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

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 並振頽

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綱俱維絕紐

夏墜而更維說 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絕而復紐區

文曰紐系也 陰法雲於實際則火宅晨涼 華嚴經曰

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

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實際等法

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

曜慧日於康

衢則重昏夜曉

劉蚪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

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

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

文五十九

二百重刊

王元壽

開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

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

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

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

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

之師已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

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

詞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既而方廣東被教

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

肄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顧微吳

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

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

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

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

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

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

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

盛晉書曰鼓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

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然

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

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

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

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

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散見掌中如對面焉後

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

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

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

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

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遜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

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達荆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峯遂居焉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
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
左西方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
為右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
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
訓勤行趨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
大川海賦曰

膠瀉浩汗又曰灌
濟瀉渭蕩蕩雲沃日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
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迴西眺城邑百
雉紆餘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東望平臯

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
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都之勝地也宗

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
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未曰

衍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以為宅
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
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
業誰作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
諸法身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身空道生維摩
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
不惑而惑自亡矣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
惑者無復存身也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齒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
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
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
瓚注曰士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龍水
處班荆蔭松者久之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班荆蔭松者久之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栢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

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
處環堵之室茨之
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

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
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

會稽孔府君諱觀
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

史江夏內史隨府轉
後軍長史觀音冀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周禮曰

士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
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

濟陽蔡使君諱興宗
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

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維摩經曰佛言諸佛
滅後以全身舍利起

七寶塔表刹莊
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
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

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
曰前聖所以未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
後

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
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脩堂宇未就而沒
國

祭公謀父曰時序
其德纂脩其緒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魏太祖祭橋女
文曰懿德高軌

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
變化之

不可逃
僧徒聞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
周易曰闕其戶
聞其無人高誘

淮南子注曰椽
可為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封齊繼
惟齊繼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
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

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
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求保鴻名
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
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
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文五十九

格天光表之功引啓興服

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

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

驟合韶護

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鄭少曰韶舜樂護湯樂也

沙場一候

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

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

位改為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

風江漢

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女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

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

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城劉府君諱誼

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

智刃所遊日新月故

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瑞應經曰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

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

故實

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城劉府君諱誼

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

智刃所遊日新月故

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瑞應經曰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

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

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孟子曰

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

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

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庀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

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於

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

子心競而不力爭巨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

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

南北曰袁東西曰廣司馬紹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

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

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

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鶴

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

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金資寶相永藉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

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

所遊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

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

事功曰勞凡有功

六頁出

文五十九

十一

十一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譏其言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成銘于碑

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髮髻於衆妙法言曰吾子然童子彫蟲篆刻老子曰女之又女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亥黃氣分清濁周易曰亥黃天地之雜也天女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名春秋元命苞曰跛行喙息蠕動蚰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揔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淳

源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溥溥散朴水別流也字林曰黷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惡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日積亦多也

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如來與忍立俯來拯救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也

乃睠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奄名也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
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
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
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
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
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
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
帝獻方石天開淶池
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
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
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
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
為指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瑞應經曰時屋連河水流甚
地池
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
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
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邛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

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
易農尚書曰窳三苗於三危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
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
者山廣運給園多士
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
上文毛詩曰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春秋元命苞曰湯武革
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維摩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
真寂
象正雖闌希夷未缺
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
滅
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於昭
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

有齊式揚洪烈

述曰愛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朝曰

揚洪烈釋網更維方津重柵

僧獻師十二法門序曰秦

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柵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六度之倚據崇巖臨睨通壑

楚辭曰忽臨睨夫舊溝池

湘漢堆阜衡霍

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

以為城江臚臚

武亭阜幽幽林薄

漢以為池茲邦后法流是挹

毛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

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眷言靈宇載懷興茸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

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

飛君子攸躋鄭方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

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諫曰鳳凰立翥象設既闢

睟容已安

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

澤之桂深冬燠松踈夏寒

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神足

遊息靈心往還

瑞應經曰佛已神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禰衡頽子碑曰乃刊方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

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

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熬過江居晉陵武

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
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

春秋尚書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蕭曹扶翼

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

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日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

崧高惟岳峻極于天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

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

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

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

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

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

曰揭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宮頌曰

言為世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

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

則友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文五十九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

之周易曰百姓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紀于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

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孽曰九

滔法河南海毛詩曰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

幽尚書曰德惟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語論

一動罔不吉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

適者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與貢禹為友

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軍麾命服之

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

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

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

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

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子

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子

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

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

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如仁夕惕之

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若厲司馬遷書曰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深

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曰

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

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起予聖懷發

閒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

文五十九

言中旨

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

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

掌綸誥

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遊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魏都賦

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

光于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

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

方軌茅社俾侯

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

安陸

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

受瑞析珪遂

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荒雲野

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

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遂荒

野雲夢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

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

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

協隆三善仰敷四德

烈宗詔曰栢冲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

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

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博望之苑載

暉龍樓之門以峻

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

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

獻替帷宸實掌喉脣

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

謂趙簡子

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亮命作

東觀漢記曰樊楚字

喉脣

文高每當直事常晨

駐車待漏如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絲已見上文

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

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廬始出納惟允劔璽增蕭子顯

華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

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是司

漢書劉向上疎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

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禱戲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

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准繩連體權衡合德而皇情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

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

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

雅曰瘼病也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奧壤猶奧區也韓康伯王

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都會躬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

關河之重決決大邦賦曰百物夥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

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

賦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去提最凡

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封限全趙之袷服叢臺方此為劣鄒陽上書曰夫全

者一旦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

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

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

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所貢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

充豫劉琨勸進奏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

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引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

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引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

小人論語識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撫同上德綏用中典

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疑獄得情

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

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

州郡不決恭平理曲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

直各退自相責讓

萌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

以自為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

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

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夏首藩

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衿帶中流地勢江漢李尤函

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咽尚書曰九江孔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絕風雲通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

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是惟形勝闔外

莫先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闔門限也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

德慎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

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孰賢對曰趙衰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

乎千仞之漢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

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

明容光必照焉趙歧曰容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

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文五十九

臯陶曰邇可遠在茲鄭女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

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生五才民

並用之廢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賤曰邑

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

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

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

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

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

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

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

獨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

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

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緡屬不

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

之中總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緡還

之統者也侯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

侯府寄隆儲端任顯中侯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

皇家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琇功

高而後至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

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琇字瑗度安少子也

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升降二宮令績斯俟蕭子顯齊

征虜左僕射領詹事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

中領軍太子禁旅尊嚴圭器彌固邑摠齊禁旅周易曰主

子詹事器者莫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游江淮上

若長子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

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
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江左已來常遞斯任

東渚鉅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耶

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淵藪胥

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淵藪胥

萃薈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盜聚人於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郭鄠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刑政繁

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曰王遵為高陵

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為諫議大夫守京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

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

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

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

術為不待赭汙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

人因贖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吏坐里閭閱

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

日穢厥渠魁孔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門太守行

課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備著里端

東

東

東

東

哀矜已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

見上文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

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

植對酒歌曰蒲穎川時雨無以豐其澤趙歧三輔決錄

穎川化如時雨摯虞曰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

字細侯光武拜穎川太守感達民祇非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待暮月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暮老安少懷塗

之志蔡邕橋女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歌里詠

論語子曰老者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

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

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

志曰鄰國望我權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

若親戚芬若椒蘭戀爭塗志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

後拜穎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

皆曰願復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為宛

留霸暮年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

內太守恂入為金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

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左氏傳屈完曰方城北指峻潼平塗不過七百嶠二嶠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

日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

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陽北去河洛蠻陬夷徼重山萬里魏都賦曰蠻夷徼落

不盈千里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也木柵水為夷狄界也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

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

文五十九

二十二 正子重刊列

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

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

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

勸進表曰狡寇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風揚

塵伯珪馬涼秋九月塞外草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

首南向涼秋九月塞外草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昫

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遷

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

甲端征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

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

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曰躅迹也牛酒

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

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黃子失義犬羊其來

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徵賦嚴切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首鼠疆界災蠹

出入秦惟利是視又曰惟好是求

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

也以喻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引郭

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

但以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

大本竈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

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

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

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

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

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雛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

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

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

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椎髻髻首日拜門

闕漢書曰尉佗髻髻箕踞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

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

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強民獷俗反

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駢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東太守野

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文五十九 二十四 正字通

富商野次宿秉停蓄

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蓄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

廣漢人除温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蓄

蝮蝗弗起豺虎遠迹

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

奔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

界者輒東西散去

馬不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

虜大奔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翔兮周章

而遘疾彌留歛

陽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焉大漸尚書曰疾大漸惟

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

侯諫曰

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維求

有事于羣望

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

然庶寮如霄殿然吹木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昺荀彧

碑曰男女

號巷哭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臧榮緒晉書曰

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郭

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

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

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贊曰羊祜

對而為言遠

有慚德尚書曰惟

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

緬喪還百姓

汙水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

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震響音成雷盈塗咽水易

奠韓詩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訴震響音成雷盈塗咽水

惟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

曰幾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危殆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

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

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

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違沈

痾絲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循

循賤曰日夜憂懷慄慄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勉膳禁哭中使相望

慨發憤寬譬見下文樊脩至孝母勉膳禁哭中使相望

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

順皇旨內躬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詩傳

曰躬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諧愬遇害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

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爾雅曰臞瘠也與癯若此移年癯瘠改貌

獨入叩頭寬解上意爾雅曰臞瘠也與癯若此移年癯瘠改貌

同渠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

俱切兄弟天倫也何休天倫之愛振古莫儔

詩曰匪今斯今振古蕭子顯齊書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

如茲毛萇曰振自也蕭子顯齊書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
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
分命懿親台

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

牧見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文王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引潤風標秀舉

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盤輦悅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盤輦悅李軌曰盤輦帶輓巾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

皆文之如綉也漢書史籀音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賦二曰比三曰興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日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隸書六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奕思之微秋儲無

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取

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矜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

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侯之貴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虛懷博約幽

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曾中豁其洞開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

懸河寫水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注而不竭

蓋德冠生民必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

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

舒堂堂實曰曾不慙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誅

人之領袖也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道

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終蹇謝

興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與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

五我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殺而云蹇叔未

詳潘沈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

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

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

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

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

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

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

之鷺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鷺降卵

于有娥氏女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吞之生契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

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

枝派別因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

派別漢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涉徐而東義

均梁徙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自茲以降

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懷青挖紫

解嘲曰紆青挖紫朱丹其轂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毛詩曰節彼南山

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字星多為除舊

布新改易君上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

此維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與宅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萬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

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

膺期誕德絕後光前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

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曰夫

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

大寶爵乃上天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卿大夫此人爵也

爰始濯纓清猷浚發

楚辭曰滄浪濯纓商長發其祥

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

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

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

陸機謝成

慶雲惠露止於落葉

涉夏踰漢政成暮月

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

于漢暮月已見上文

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周易曰簡則易從又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

則草木不天昆蟲得性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敬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昆蟲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羣夷蠢蠢春蠶嚴

別嶂分

爾雅曰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挈妻荷子負

戴成羣

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 迴首

請吏曾何足云

封禪書曰昆蟲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

遂於命 彼蒼如何興山止簣

毛詩曰彼蒼者天

四牡方馳

六龍頓轡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

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

斯民曷仰邦國殄瘁

邦國殄瘁

齊殞晏平行哭致禮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

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

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

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

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左氏傳伯州犁謂皇頡曰夫子哀

感徒庶慟興雲陛

左思七略曰閭甲第之階毀留攢川

汎歸軸

禮記曰君殯用輶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

用軸鄭玄

競羞野莫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日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

傳曰未命為士

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

豕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

逝川無待黃金

難化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鍾石徒刊

芳猷永謝

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

年下詔為嚙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

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欣欣負載在

翼之畦

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

如賓

相待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璫晉丹陽尹惔六葉

流遠尚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

稱焉

樂焉肇允才淑聞德斯諒

蕪沒鄭鄉寂寞楊冢

范曄後漢書

閩鄭女曰閩門限也

成北海人也

國相孔融深敬夕徒履造門告高密縣為

夕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
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女冢
參差孔樹毫末

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

異國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粉維離五味櫬

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暫啓荒埏長局幽隴蕭子顯齊

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

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

蓋嚙卒之後王氏宗合之湛誅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

彭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

良廟教曰道亞孝始人倫忠為令德毛詩曰成孝敦厚

黃中照隣殆庶日忠為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

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天才博瞻學綜該

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至

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

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樂分

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

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陳農

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士使謁

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

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

多與漢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

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

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

六十三

六十一

王子重刊

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曰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宋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野跋扈尚書曰兆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

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

出為南中郎將江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

沈約宋書曰齊州刺史邵陵王

王太子奉晉熙王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

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

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

所以引益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

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

女為悅己玩恩義苟潜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切書記

魏文帝與吳質書

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

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
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
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
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
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
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

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選眾而舉敦悅

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

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公以高昭武穆惟

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

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

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

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

范曄光武紀贊邪叟忘其西具龍丘狹其東臯范曄後漢

曰金湯失險

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老叟自若

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

誅云日具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

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

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

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

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

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
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

奔波泣血千里
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

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

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逮衣**

裳外除心哀內疚
禮記曰親喪外除鄭方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

爾雅曰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無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疾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

父母鄭方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而茹戚**

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肌膚沈痛瘡距**
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極

以為至**故知鍾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
論語子曰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麤縗

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方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

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
三輔黃圖曰宣帝為

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政非一軌**

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俗備五方
漢書曰秦地**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
范曄後漢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

神臯載穆轂下
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武皇帝嗣位進**

後漢書曰揚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兖

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

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局漢書曰

王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橦鄭玄曰擊橦兩木相敲行

夜時也橦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駟曰齊朝旨以董司岳牧敷

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垂方過寔引罰孔安

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山濤啓

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此為輕任雖重比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

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

典克從孔安國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

典五常之教闢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玄謂

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

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相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

鳴鍾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

曰中奪金耻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

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

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

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雕其朴

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

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茂九

文六十一

錫文曰故周室之
不壞繫二國是賴
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

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

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

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

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

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

之義遞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公二極一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

致愛敬同歸國語欒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國語欒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

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亮誠盡規謀猷引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

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

地萬五千里編戶殷阜萌俗繁滋漢書呂后曰諸將名曰神州

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

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項之解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

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武皇晏駕

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

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六十三

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
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宸南面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
以朝諸侯之圖焉

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

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

蕭子顯齊書曰鬱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

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

向方可以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觀德矣

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親親賢賢褒功表德

劔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

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傅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

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

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羊祜詔曰身歿讓存

遺操益厲天不憖遺梁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曼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

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斂以衣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

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衣冕而下又

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疆薨上發魯相所上

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檄下林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

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褒崇

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公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

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

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

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瞻惟允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仲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

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文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

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敘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

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諒以齊徽二南同

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佑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天不

愆遺奄見薨落愆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哀慕抽割

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

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

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

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九錫已見潘昺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壽縣道輜輶車漢

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壽縣道輜輶車漢

日紀信乘王車黃屋左肅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肅縣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

光尸以輻輳車文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

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公道識

葬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

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

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

未嘗見其愠替他人之善若已有之

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誘接恂恂降以顏

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方於事上好下規

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

已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

叔向曰齊桓施舍帝子儲季令行禁止

止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節於掌握之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

間寔致也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歎曰凡士之

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意相干可以理遣

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

記郵郵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衮與緼絺

山藻與蓬茨俱逸

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

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

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

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

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稅包咸曰節者栢刻
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
蓬茨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
之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
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木周布足以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曰故求遠田在關
息四體之役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
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乃依林構宇傍巖拓
架清後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
月照緹幕楚辭曰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
戲疾瀨之素水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
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
雖云隔超悟必有此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蚪獻書於衛

岳贈以古人之服引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
居東離門下忠貞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
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
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蚪字靈豫
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蚪為別駕遺書禮請蚪脩
棧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
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
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
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
者戰國策曰先生王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
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乃知大春屈已
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
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
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

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
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
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
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
驃騎辟而後朝會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
將軍執法檢下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臣故不敢不來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

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惠
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
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
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音陵王集有皇
者述作之謂也太子九言言德
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
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導衿襦於未
萌申烟戒於茲日衿襦於衿結襦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衿結悅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

縞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非直旦暮千載

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命公注

解竟陵王集有皇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音陵王集云

序為九言山宇初措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

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

入室國語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乎九尚想前良俾若神

對思夕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乃命畫工圖之

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

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焉論語孔子曰吾未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

見好德如好色者

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駮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

急駟馬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

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罪之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

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注曰葺覆也

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從諫如順流虛己若

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 貴而好

禮怡寄典墳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矣尚書曰禹子思曰日夜孜孜又曰無

荒無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淨住子提木序云遺教經云波羅

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

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

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

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

住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

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引洙泗之風闡迦

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

佛託生天竺 大漸彌留 話言盈耳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
迦維羅衛國 病日臻既彌留說文
日話會合善言也 論語子曰師摯 黜殯之請至誠懇惻
之始開雖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黜殯已見
黜殯已見 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左氏
演連珠注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 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禮記曰公
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 廢此之謂不朽也 時將葬矣請謚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韋昭曰謫譴也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

投汨羅而死 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應劭風俗通曰

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
水投弔書曰 闢葺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
咎亦因自傷為 鄧通等所慙也

恭承嘉惠兮 俟罪長沙 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

胥歌曰俟罪斯 側聞屈原兮 自沈汨 羅 韋昭曰皆水

國志願得兮 造託湘流兮 敬弔先生 言至湘水 遭

屬長沙汨水在焉 世罔極兮 乃殞厥身 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
鳴呼哀哉 逢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 鷓鴣翺翔 闢葺尊

顯兮 讒諛得志 胡廣曰闢葺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之用
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 字林曰

闢葺不肖也 賢聖逆曳兮 方正倒植 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
而行也 倒植者賢不肖

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世謂隨夷為溷胡兮服虔曰殷之賢士下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

隨字謂跣躄為廉李奇曰跣躄之盜莫邪為鈍兮吳越春秋

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閻間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

也鉛刀為銛漢書音義曰銛徹謂利也息鹽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

默不得意也臣贊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康騰駕

康瓠兮如淳曰瓠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瓠李巡曰大瓠瓢也瓠丘列切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

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履到上為下故漸

不可久也儀禮曰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士冠章甫躬道也張晏曰詘離騷

原遇此難也詘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詘離騷獨

壹鬱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

切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義曰襲覆也猶

之珠必九重之淵而張晏曰沕潛藏也鄧展曰音味倮蟪以隱處兮夫豈

從蝦與蛭蝻應劭曰倮蟪水蟲害魚者倮背也蘇林曰

水蟲食人者也蝦音面服虔曰倮音鼻韋昭曰蝦蝦蝥蝥

况從蝦與蛭蝻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蝻音引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蟻丘之將是

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

般音班或曰般相不去紛紛構讒意也捷為舍人爾雅

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雁

此咎善曰言般相不去離此怨尤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六十四

何必懷此都也

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遭放逐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

去之

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

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翻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彼尋

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

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橫江湖之鱣鯨兮

固將制於螻蟻

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滄

容受忠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

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

毛詩曰嘯

客曰夫始終

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

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

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覩陳根而絕哭

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

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今乃傷心百

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

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

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

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

文六十一

十六

唐林

唐林

唐林

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

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崩於山

志之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

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

申徒元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濟世夷難之智而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

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

魏闕王注曰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

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

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雄心摧於弱

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筭計

日迹功業也思方賦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

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以見上文

遠隆家之訓亦引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

大過失不當効也善乎達人之謹言矣聲類曰謹持姬

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

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

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

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

名位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

矣文列子相室

謂東門吾曰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

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然而婉嬖房

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

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嬖董公力婉

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

纏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媿好妓人

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

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朝脯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

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

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

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

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

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

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今衣

為一藏是士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

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

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

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

成孝也無擇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累於外

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

故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荅賓戲曰王途蕪穢

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施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

揚雄釋愁

雲而遐飛

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

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

威

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摧群雄而電擊舉

勅敵其如遺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梅

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拍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淮南子

之外乃有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

三才已見頭陀寺碑文范

睡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

徽

老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

而來歸

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濟元功於九有

固舉世之所推

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

日造也將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

論語孔子曰譬言如

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

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

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

又曰研喻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論語子在川

斯夫梁木

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大命謂天命

已見上文

文六

十九

監厥德用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

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惟降神之繇邈眇千

載而遠期詩曰惟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

一出賢人君子所想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思而不可得見者也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

演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

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

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

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異翌日之云

瘳彌四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賓戲曰周望兆

疾不豫公乃告太王季文王公歸王翌詠歸途以反

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旆登峻澗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

莽毋命王奇曰峻澗之險東當鄭衛新序大臣

曰洛陽西有峻澗思玄賦曰迴志竭來從玄謀次洛汭

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

洛汭大漸已見上伊君王之赫弈寔終古之所難楚辭

文尚書曰帝念哉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

終古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

父老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

六百四十五

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言鷓冠子

不言噤巨蔭切而委命鷓冠子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而頽嘆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灌焉

經護為營形氣為魄孟孟子曰嘔感而言嘔感謂人頽

眉蹙顛憂貌也淮泣涕垂貌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

而汎瀾蔡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荏蘭臣瓚曰荏違率土以靖寐哉

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

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

之允昌周易曰富有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梁

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援貞咎以甚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為

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惜內顧

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

道揚末命也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

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宣備物於虛器

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矯感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

掩涕太息以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

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

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

則意可知矣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

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

曰忽縹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壁言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

其必藏

音以應聲景以隨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鷄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清紆而獨奏進脯糝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

茫茫

毛詩曰宅登爵臺而群悲貯美目其何望

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貯兮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

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

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

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臨見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

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

康脩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

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塹壁

毛萇詩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呂氏春秋明器之屬材

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切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犀瓣實也白莧切一作辯字音練瓣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搃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擲既啓

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鍾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畚音

本揭居局切爾雅曰鍤謂之鍾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芻靈已毀塗車

既摧禮記曰塗車芻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

盜或醢醢爾雅曰盜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醢呼蹄切

蔗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

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藐其不反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

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

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墉不可轉壑不可迴

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

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口便房冢壙中室也埤

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備或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
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
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
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
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
使察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
是即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
絕也
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窀穸東麓
說文曰城也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
杜預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
葬下棺也穀梁傳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壙謂冢中也棺
曰林屬於山為麓
或為塋
非也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敬
遵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酒以兩壺

牲以特豚幽靈髮髯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魏太祖祭橋文曰

幽靈潛翳李康鬪體賦曰幽魂髮髯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專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

也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侯

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

弭節羅潭艤舟

汨渚

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鳥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王逸楚辭序曰

屈原與楚同姓仕於蘭薰而摧玉纘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

懷王為三閭大夫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纘密以栗智

也鄭玄曰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子注曰白玉及蘭劉熙孟

邕度尚碑曰日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

明潔鮮白珪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温風怠時飛霜急節温風長物飛

衰怠桓麟七說曰温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霜殺物也周

紛昭懷不端嬴秦姓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

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

謀折儀尚貞蕙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

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

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

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身絕郢闕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

崖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

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虯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

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

也與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望汨心

歛瞻羅思越吳質荅東阿王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

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

傳君子曰風有采蔽系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 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 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

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

飛聲思夕賦曰去盡義窮機豕文蔽班楊機豕謂周易班固楊雄也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

服爵帝典棲志雲阿阿言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連波以

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

多喻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

也出為豫章太守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

性方峻不接賓客流連酒德嘯歌琴緒

聲也毛詩曰嘯歌傷懷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敬祖雜詩曰

琴緒緒引緒也生契闊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

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心懷目泣情條

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

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

衽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辭曰涕漸古

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

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

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

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

歎

文選卷第六十終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貴池在蕭梁時寔為

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父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眾力為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徃徃裁節語句可恨袁因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歲

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
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江寧劉文奎弟文楷鐫





